



容斋随笔



珍藏版



宋濂◎主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珍藏版

容齋隨筆

『南宋』 洪迈 撰著 宋涛 主编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容斋随笔. 3/宋涛主编.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680-607-4

I. 容… II. 宋… III. 笔记—中国—南宋—选集
IV. Z429.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076 号

容斋随笔

南宋 洪迈撰著 宋涛 主编

责任编辑:张继全 耿 英

封面设计:三赢轩文化

出版发行: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84.25

字 数:20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0-607-4

定 价:480.00 元(全三册)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第二卷

诸家经学兴废

稚子问汉儒所传授诸经，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请书其本末为《四笔》一则。乃为采摭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并他书，删取纲要，详载于此。

《周易》传自商瞿始。至汉初，田何以之颍门。其后为施仇、孟喜、梁丘贺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至后汉，高氏已微。晋永嘉之乱，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氏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欲置郑《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犹为也所重。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今唯韩传。

《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古文者，武帝时出于孔壁，凡五十九篇，诏孔安国作传，遭巫蛊事，不获以闻，遂不列于学官，其本殆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尝为注解。至晋元帝时，《孔传》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肃所注《尧典》，分以续之，学徒遂盛。及唐以来，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云。

《诗》自子夏之后，至汉兴，分而为四，鲁申公曰《鲁诗》，齐辕固生曰《齐诗》，燕韩婴曰《韩诗》，皆列博士。《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故训，以授小毛公，为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不列于学。郑众、贾逵、马融皆作《诗》注，及郑康成作笺，三家遂废。《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十七篇，曰《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古礼》

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烦重及所缺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兴于景帝时，《谷梁》盛于宣帝时，而《左氏》终西汉不显。迨章帝乃令贾逵作训诂。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矣。

《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世不复行，只用郑注十八章本。

《论语》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古论语》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今盛行于世。

【译文】

我的幼子问我，汉代儒家所传授的诸多经籍，每家都有每家的名称，而现在有的保留下来，有的却已不见，他建议我叙述其源流本末，作为《四笔》中的一则。因此，我采择班固《汉书》、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其他的史书，提纲挈领，在此作一详细叙述。

《周易》始传于春秋时鲁国人商瞿。至汉初，田何因独自传授而成为一家。后来习学的有施仇、孟喜、梁丘贺，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到了东汉，高氏一家已趋近没落。晋代永嘉之乱时，梁丘贺所传《周易》失传。孟、京、费氏三家的主张也无人下传，只有郑玄，王弼所作的注释存留于世。东晋中兴，准备设置郑玄注释的《易》学博士官，但未能成功，而王弼的注释特别为当时世人看重。韩康伯等十人曾注释《系辞》，今唯有韩注传于世。

《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汉文帝时的优生是第一个传授者。其后有夏侯胜开创的“大夏侯学”和夏侯建开创的“小夏侯学”。《古文尚书》是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找到的，共五十九篇。汉武帝曾命令孔安国进行注释，由于遇上“巫蛊之狱”事件出现，其注释未能进呈，所以也未能列于官学。这个注本已经失传。列于官学，他的注本大概已经绝传，因此马融、郑玄、杜预等人都称《古文尚书》为《逸书》。王肃也曾为之作过注解。到晋元帝时，孔安国注释的

《孔传》开始与世人见面，而散失一篇《舜典》。《舜典》是由《尧典》的下半篇分出，并增添了二十八字，于是又摘取王肃所注《尧典》中的部分作补。如此，传习的人逐渐多起来。自唐以来，马融、郑玄、王肃所注被扔在一边，现在以孔氏本为正宗。

《诗经》从子夏以后，到汉朝一统天下，传者分为四家：鲁国申公传的称《鲁诗》，齐国轅固生传的称《齐诗》，燕国韩婴传的称《韩诗》，西汉时都设置博士官。《毛诗》出于河间人大毛公相传为毛亨所传，他对其中的词句作了注释，传授给小毛公相传为毛萇，曾担任河间献王博士，因时间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官学。郑众、贾逵，马融都曾作《诗经》注解，到郑康成作了笺注了之后，他们三家之注不再为世人所用。《齐诗》早已散失，《鲁诗》没有流传到江东地区，《韩诗》虽流于世，但没有人传授，只有《毛诗》郑康成笺注独自为京师国学采用，作为定本，沿袭至今。

由汉代高堂生传下来的《士礼》十七篇，就是今天的《仪礼》。《古礼经》共五十六篇，后苍传下来的十七篇，名为《后氏曲台记》，剩下的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汉代戴德曾将二百零四篇《古礼》删繁就简，改编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又删编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后人马融、卢植又考证诸家的不同说法，附入戴圣所作的篇章之后，删去冗余、重复并补入遗漏的部分，流行于世间，这就是目前的《礼记》。西汉王莽执政时，刘歆向朝廷建议创立《周官经》学，作为《周礼》，它在《仪礼》、《礼记》、《周礼》三部书中见世最迟。

左丘明作《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几家。邹氏的学说在汉代无人传习，夹氏的学说没有书籍存于世间。《公羊》学发起于汉景帝时期，《谷梁》学盛行于汉宣帝时期，而《左氏》学一直到西汉末也没有显扬于世。到东汉章帝时，才令贾逵为之作注解，自此《左氏》学大兴，而《公羊》、《谷梁》之学逐渐走下坡路。

《古文孝经》二十二章本，世间不复流行，惟存郑玄注释的十八章本传习。

《论语》共三家：《鲁论语》是鲁人所传授的，就是现今所通行的本子；《齐论语》是齐人所传授的，共二十二篇；《古论语》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发掘的，共二十一篇。以上三家各有分章析句的阐述，三国魏时何晏汇集诸家注释编成《集解》，现今盛行于世。

汉人姓名

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战国策》及《吕氏春秋》：齐有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后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要直阁将军董蛮与同行，蛮曰：“殿下癫如雷，敢相随耶？”子响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癫。”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酝藉。”乃改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然此人后不复见。

【译文】

西汉的知名人物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其他时代都有与这些人姓名一样的人。《战国策》和《吕氏春秋》所记齐国有个人叫公孙弘，曾与秦王、孟尝君交谈过。东汉明帝时，又有个幽州（今北京城西南）从事官叫公孙弘，曾与楚王刘英有关系，事见《后汉书·虞延传》。汉高祖时，有个谒者名叫贡禹。南梁元帝时，有武昌（今属湖北）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东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官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萧子响担任荆州（今湖北江陵）刺史时，邀请直阁将军董蛮与他同往，董蛮说：“殿下您疯癫如雷，我怎么敢同你一起而行吗？”子响应对说：“你敢说出这样的话，也说明你也是一个特别疯癫的人。”武帝听说后，颇不满意，便说：“人的名字叫蛮，又怎么能够含蓄文雅呢？”因此，就将他的名字改为仲舒。有人问：“今日仲舒与昔日仲舒相比怎么样呢？”回答说：“昔日仲舒之名，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今日的仲舒是由先帝下令而定的。故而说来，今日的仲舒为昔日仲舒所不能比拟的。”不过，今日仲舒其人，后来诸书中再没有提及他。

轻浮称谓

南齐陆慧晓立身清肃，为诸王长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詣，必起迎之。或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为卑官，而与尊者言话，称其侪流，必曰“某丈”。谈其所事牧伯监司亦然。至于当他人父兄尊长之前，语及其子孙甥婿，亦云“某丈”。或妄称宰相执政贵人之字。皆大不识事分者，习惯以然，元非简傲也。予常以戒儿辈云。

【译文】

南齐陆慧晓为人处世清廉恭敬，担任诸王长史时，遇有僚佐下人来找，一定起身接迎。有人说：“长史官地位清贵崇重，不应该随便自谦自屈去接待下人。”他应对说：“我的性格厌恶人不讲礼貌也不容许自己无礼对待别人。”他没有任过卿士大夫官，有人问其缘由，慧晓说：“清贵的人不可以担任卿官，而卑贱的人才可充任，人生在世何必要把位居轻重高低尊卑作为自己的追求抱负呢？”他终生在与人交往中，总是称呼别人的官爵。现在世俗轻浮的年轻人，有的只作了区区不然的官，而同长辈师长谈话时，说起同辈人，必称“某丈”。谈到他们所服侍的知州、监司时也是这样称呼。甚至于在他人父兄尊长面前提起对方的孙子、外甥、女婿时，也称“某丈”。还有的狂妄无人地直呼宰相执政这些显官贵人的名字。这些都是不明白事体名分的做法。由于习惯而成了自然，其实这些称谓原本并没有怠慢、轻蔑之意。我时常以此来告诫儿子们。

鬼谷子书

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



不毕轮。痛哉夫君”《战国策》楚江乙谓安陵君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敝轩”。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诗·氓》之序曰：“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是诸说大抵意同，皆以色而为喻。士之嗜进而不知自反者，尚监此哉！

【译文】

鬼谷子在给苏秦、张仪的信中说：“你们两位功显赫，但春花到了秋天，不可能久盛不衰。如今你们两位喜欢早晨露水一样的荣誉，没考虑了建立长久功业的打算。轻视乔松声名之永垂，推崇一时之虚位。大凡女子对男子的爱情不等席子磨损就消逝，男子对女子的爱情不等车轮磨损就会消失。我为你们真感到痛惜啊！”《战国策》中记载楚国江乙曾对安陵君说：“友情建立在钱财的基础上，钱财没有了友情也就断绝了。友情根植在美色的基础上，容貌衰败了宠爱也就失了。因此受宠的女子不破坏席宴车乘的规定，得宠的臣僚不破坏等级高下的规定。”吕不韦也规劝华阳夫人说“以美色奉事人者，容貌衰退则宠爱消失。”《诗经·氓》的序中又说：“女子容貌损亏，就会心相背而遭遗弃。”这诸多说法的意思大抵类似，都是以女人的美色事作比喻来告诫人们该怎样去做。士大夫们只清楚追求晋升高位而不知道反省自己，还没有以此为鉴啊！

有美堂诗

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颌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语雄峻，前无古人。坡和陶《停云》诗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译文】

苏东坡在杭州作了一首诗题为《有美堂会客诗》，这首诗的第三、第四句是：“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惑海不可能立着，黄庭坚（字鲁直）

认为这也许是对老杜诗句的误解。于是举出《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中的例子说：“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这句诗去教育怀疑者。以上两联诗句雄伟气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东坡唱和陶渊明《停云》诗中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也是运用这种写法。

张天觉小简

张天觉熙宁中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经制夔夷，狎侮州县吏，无人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张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张著道士服，长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张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为上客。归而荐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张在荆南，与子厚之子致平一贴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亦不服暖药，唯以呼吸气昼夜合天度而已。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块吾胸中哉！”此贴藏致平家，其曾孙简刻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岁，侄孙偲于长兴得墨本以相示，聊记之云。

【译文】

张商英字天觉在神宗熙宁年间担任渝州（今四川重庆市）南川县县令。那个时候章惇字子厚负责经划夔州（今四川奉节）边区民族事务，轻蔑、欺负州县官吏，没有人敢去同他谈话。本路的长官想到唯有张天觉可以与章子厚抗言说劝，因而下文召张天觉到夔州。章子厚寻求才华横溢的人，使者引荐了张天觉。章子厚招呼他进入一起用餐。张天觉身穿道士服，拱手作揖后就座。章子厚大发议论，张天觉随机应变，思辨能力明显胜过他。章子厚非常兴奋，把他作为宾宴上客招待。回京后就把他引荐给王安石。故此张天觉便调到京师受到重用。政和六年（1116年），张天觉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在给章子厚儿子章致平的一封信中说：“老夫我已经是快七十四岁的人了，每天阅读佛教经典四五卷，早晚吃饭用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此外还配以鱼和酒，习以为常，也不服药养身，只以这样平淡渡过日日夜夜

夜。我晚上时常梦见您已故的宰相父亲，他言谈笑语如同活着一样，难道他在阴间的天仙世界里，而老夫我必定要神游那里与他会面不可？唉，从哪里可以找得到象您父亲那样的奇伟大丈夫而能使我心中得到愉快呢！”这封书信保存在章致平的家中，章子厚的曾孙章简在石碑上把它刻下来。我今年也已七十四岁了，我侄子的孙子洪偁在长兴（今属浙江）得到了这封书信碑文的拓片，拿来让我看，这里暂且记之于此。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予读《说苑》所载孟尝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何则？所托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译文】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就是说狐、鼠它们栖居的穴室有所倚赖凭借。这是远古语句。所以议论得失的人们大率指君王左右的亲信为城狐社鼠。我读《说苑》时，读及当中记载孟尝君的门客说：“狐是人们所打击的东西，鼠是人们所讨厌的东西。而臣我未尝见到过稷狐被围攻，（“稷”，以及下文“社鼠”的“社”，本意是古代祭祀的谷种和土神。“社稷”合称，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这里即暗指这个涵义。稷狐社鼠比喻依势为奸的人。）社鼠被讨打，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它们各自有所倚恃的原因。”“稷狐”的“稷”字，用得十分奇特、别具一格。

用兵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

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年未十岁，在旁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萝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予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

【译文】

富弼奉命出使契丹（辽朝），辽朝皇帝宣称要发兵南下攻宋。富弼说：“你们辽朝与我宋朝彼此通好，君王可以独享由此所带来的利益好处，而大臣们则什么也得不到。若对宋用兵则好处归臣下所有，而君王要肩负战争的责任。所以贵朝大臣们纷纷要求出兵，都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思虑，并非为你们国家着想。现在双方胜负还不可测明，即使你们胜了，那么战争损失士兵、马匹的责任，是臣下承担呢？还是君王承担呢？”那个时候，富弼的话被记录下来传到全国各地。苏洵（字明允）看到这段话时说：“这段议论，过去有没有人说过？”不到十岁的苏东坡在近侧回答道：“我记得西汉严安曾上书说：‘今日带兵巡行攻占南夷地区，强迫夜朗朝见，攻掠萝州，建置城邑，军队深入匈奴地区，烧毁其龙城（匈奴祭天、大会诸部的地方。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人们以此为荣，这能给臣下带来好处，却并不是治理天下的长久之策。’这里所说正是这个含义。”苏洵以为他说得对。我又记得北魏太武帝时，南部边防的将领们上表声称刘宋人严阵以待，打算入侵，请求先发制人，主动发动攻击。北魏的公卿大臣都为这个意见有理。只有崔伯深上言道：“朝廷群臣和西北边区的镇守将领，曾跟随陛下向外征伐，西边盘踞赫连，北边攻破柔然，他们因而掠战了许多美女和珍宝。南边诸将听到后十分羡慕，也要向南进攻以抢夺资财。这些都是为了贪图私利，给国家制造事端，不可采纳他们的意见。”于是，北魏太武帝便放弃了出兵攻宋的策划。他的这番议论也同前面一样。

志文不可冗

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绝笔，计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书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若纤悉尽书，万字不了，古无此例也。知之知之。”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又一贴云：“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谨遣持纳。衰病眼眩，辞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铭诗百六十字云。予乡土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衢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作文者宜戒之。坡贴藏梁氏竹斋，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译文】

苏东坡为文定公张方平写《墓志铭》。他在给张方平儿子张厚之（张恕）的一封信说：“墓志铭文我在旅程中已作了大半，到了这里拖拖拉拉还没有作完，我推测再用十天半月功夫可以作成。这里只叙述大事，删去小节，已有六千余字。如果细小的事都叙述进去，一万字也完不了，古代也没有这种例子。望你明白就可以了。”也许当时张厚之有只想让多写的意思。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志文请了几天假才写成，如今派人送上，请你收纳。我体弱多病，眼眩目花，所作文辞不美，不知道是否可用？现在墓志铭文的正文共七千一百字，铭诗一百六十字。”我的同乡有人为一个列大夫级小郡长官作行状，就达九千字，衢州（今浙江衢县）有位士人到京师给朝廷上书长二万言，阅读此类文章的人难道不疲乏吗！作文章的人应以此为戒。苏东坡之文收藏于梁氏的竹斋。赵晋臣把它镌刻于湖南提点刑狱司的楚观内。

赵杀鸣犊

《汉书·刘辅传》：“谷永等上书曰：‘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张晏注曰：“简子欲分晋国，故先杀鸣犊，又聘孔子。孔子闻其死，至河而还也。”颜

师古曰：“《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鸣犊、铎𪛗。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寔𪛗。盖‘铎’、‘犊’及‘寔’，其声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鸣犊一人，不论寔𪛗也。”韩退之《将归操》亦云：“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予按今本《史记·孔子世家》，乃以为寔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云：“晋有泽鸣、犊𪛗”。其不同如此。

【译文】

《汉书·刘辅传》载：“谷永等人上书说：‘赵简子杀了他的大夫官鸣犊，孔子从卫国出发去投靠赵简子，走到黄河边听到这个情况，又返回来了。’”张晏注释说“简子想要分割晋国，所以先杀了鸣犊，又礼请孔子。孔子听到鸣犊已死，走到黄河边又回来了。”颜师古说：“《战国策》记载鸣犊、铎𪛗两个人的姓名，而《史记》和《古今人表》两书都作鸣犊、寔𪛗。也许‘铎’、‘犊’和‘寔’三字读音相近，因此过去的记载出现差异。这里谷永等人上书只提到鸣犊一人，而没有谈及寔𪛗。”韩愈在《将归操》中也说这首曲是因孔子前往赵国，路途中听说杀鸣犊的事情爆发而作。我查现今本《史记·孔子世家》，书作寔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记载为：“晋有泽鸣、犊𪛗二人。”几种说法，竟然差别如此之大。

五帝官天下

汉盖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禅而死。故或云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今世无《韩氏易》，诸家注释《汉书》，皆无一语。惟《说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议：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博士鲍令之对曰：‘天下官，则选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帝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此说可以为证，辄记之以补《汉》注之缺。蒋济《万机论》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语。

【译文】

汉代盖宽饶在密封上书中，借用《韩氏易传》的话说：“五帝把天下作为公共的，三王把天下当作自己一家的私产。把天下看成是自家的就传位给儿子，把天下看成是公共的就传位给贤人，好似四季运转一样，前代良好的制度一去不复返了。”由于他极力主张实行禅让制度而被判处死罪。因此有人认为从此以后称天子为“官家”，也许就是出自这里。现今《韩氏易传》已看不到了，诸家对《汉书》的注释中，都一句未提及其事。只有《说苑·至公篇》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集群臣讨论：五帝任贤统治，三王世袭统治，哪种做法适宜！博士官鲍令之回答说：‘以天下为官，就是选用贤能的人为官；以天下为家，于是家族世代相承为官。故而，五帝把天下视为公共的，三王以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秦始皇感叹说：‘我的圣德源于五帝，我将选用天下的贤人来管理国家，那么有谁可以代替我而继承后业呢！’”有关于官天下、家天下的说诗，由此可得到考证，这里姑且记录下来以补《汉书》注释之缺。蒋济《万机论》中也有官天下、家天下的讲法。

黄帝李法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苏林曰：“狱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左角，将。’”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其书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皋陶为尧大理，历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予按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则为“李”，《说苑》载胡建事亦为“理法”。然则“理”、“李”一也。故《左传》数云“行李往来”。杜预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郑子产与晋盟于平丘，则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其义益明。皋陶作大理，传子孙不改，迨商之季几千二百年，世官久任，仓氏、库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译文】

《汉书·胡建传》中载有《黄帝李法》一书。苏林解释说：“这是采纳管刑狱的官

名定的书名。《天文志》中载：‘左角，李，右角，将。’”颜师古注释说：“李是法官的称谓，故称其书为《李法》。”《唐书·世系表》中说：“东夷族的李氏自传说中的统帅皋陶时起，就担任了尧帝的大理官，以后经过虞舜、夏朝、商朝，李氏祖辈都担任大理官，于是后来用官名来称本族姓氏为理氏。至商纣王时，理氏外逃躲藏于伊侯的废墟地，靠吃树上的果子才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又改“理”为李氏。”我据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条记载：“左角，理。”是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中的同一记载则作“李”。《说苑》记载胡建事情时也称“理法”。可见，不管用“理”还是“李”，意思都一样。所以《左传》中屡屡提到“行李往来”。杜预为此作注说：“行李，就是使者。”《左传》中记载郑子产同晋国在平丘会盟时，同样提到“行理之命”。杜预也注释说：“行理，是担负外交使命的使者。”这里所讲的就更清楚了。李氏自皋陶时就任大理官，以后子孙世代相承不变，一直到商朝末期，前后时间延续差不多一千二百年。如果真有这样父子相继、世世代代不间断担任大理官的情况，那么仓氏和库氏跟理氏相比也就不值得称道了。《唐世系表》中所记，我认为并不可信。

抄传文书之误

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他多类此。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厠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厠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以语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节甚类苏集云。

【译文】

目前所传抄的文献书籍，由于书写刊刻的人不用心仔细，因而造成成行脱漏。我在三馆任职时，借来庾自直的《类文》一书，先用正本点校，结果发现其中有几卷都是把后面的内容移到了前面，我让书库官整理然后才录用。别的书也大多与此相类。周益公将《苏魏公集》委托太平州制版印刷，也是先作校勘。其中《东山长老语录序》一文中说到：“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前一句意思不清楚，又与下句文意不通，因而周益公写信问我。我记得《庄子》里说：“世间的土地并不是不辽阔，人站立所使用的不过是两脚脚掌那么小的一块土地。但是如果人不生存在世上而被土埋入黄泉，这个时候方知有了无用的土地，而后才可以谈到那些有用的土地。”由此可以证明上文中所说的：“侧定政宗”应为“厕足致泉”。如此正好与下文相对应，原文中四个字都不对。于是我又想起曾纮所抄写的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有：“形矢无千岁，猛志固常在。”我怀疑这句诗上下文意不相连贯，故此就取来《山海经》对校，原书中说：“刑天是一种野兽的名字，口中好衔着矛和盾跳舞。”所以才知道是“刑天舞干戚”，这样才可与下句相呼应，原诗中五字均错。我把这事对友人岑公休、晁之道说了，他们都十分惊叹，马上取出他们所藏的本子进行校正。这一错误，与《苏魏公集》中的错误十分类似。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义，则止当读如本音。尝记前人有说如此。《说苑·辩物篇》曰：“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义昭然。

【译文】

二十八宿，“宿”读“秀”字音。假使考求它的本意，则只应读作“宿”字的本音。曾记得古人就有这样的说法。《说苑·辩物篇》中写道：“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就是太阳、月亮和五星归宿之地。”这里“宿”的含义是一清二楚的。